



佳节思亲

◎李旗语

不知不觉，已是第二个不在家过的中秋节了。去年此时，恰逢军训，累得连想家的力气都没有，草草吃了几块月饼，算是应了景。到了今年，终于可以回首一下往事了。

高三那学期，一心想着考得远远的，离家越远越好。粗略算了一下，当时大概有四个宏大的计划，北上、南下、西进、东闯，车程二十小时以内的省份一概不考虑，压根没想到的是，最后竟会待在西安这个离家只有二百公里的地方。

“昔年八月十五夜，曲江池畔杏园边。今年八月十五夜，湓浦沙头水馆前。”十八九岁，青春年华，满腔热血，按理说是最不该儿女情长动辄说想家的时候，但忙碌碌过完一天，筋疲力尽地躺在床上，我回想起那个自己曾经拼命想逃离的地方，却有点五味杂陈。父母在，不远游，也许走的路越长，才更能理解这句话。

最近几日是大一新生报到的日子，看着他们满身的青春气息，忽地想起，自己已经是个不折不扣的学长了。可仔细一算，自己学得一般，长得也不行。望着校园里人来人往，我仿佛又回到了出生的那座小城。

在那个安静的平凡的小城，有我爱的爸爸妈妈，虽然我爸曾在我的幼小时说我要不听话就打死我，但这么多年我不少次惹他生气，却还活着，不难看出他也是很爱我的；我还要感谢我妈，她学过医，每当我生病之时，可以让她帮我打针，而不是交给医院的陌生护士。跟所有我这个年龄段的人一样，我身边有一群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他们在我人生道路上发挥过重要作用。我们有一样的梦想，一样的爱好，他们已经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又仿佛回到某个还不曾远去的下午。

高中门口那个小饭馆，哥们一脸淘气地端着一个盘子过来了，里面只有两个丸子，但每个直径约七厘米，这个老板真是实惠……最后他吃了八个后，趴在桌上不动了，睡了。老板路过迷惑地看了一眼我们这一伙一立的局面，我对老板笑了一下，哥们难得安静地睡着。余晖随意地洒在我们身上，这样真好，亲人、兄弟、食物，我要的都在。

人是念旧的动物，总是喜欢回忆那些过去的东西。

天空正是星稀月朗。

中秋之后，新的一天，将宽阔而蔚蓝。

亲情难忘

◎平静

八月末，周一，天气：阴转雨。早上六点半的闹铃还没响，我就已经醒来了，准确地说，一晚上辗转反侧，生怕误了时间。收拾妥当，临出门时，问儿子行李里是否有伞，近期多雨，匆忙间，才给儿子找了把伞带上。

我开车，儿子坐在后排，我俩都沉默不语。

想起上周三早上，我做完工作汇报时，看到手机里儿子打来的十多个电话，心揪了起来，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怎么偏偏就这这么巧，在他打电话的时候我却不能及时接听。

我焦急地打通电话，劈头就问：“怎么了？”

儿子简单地回答：“没事了，我已经决定了。”

“决定什么了？”

“去西安参加十四运会志愿服务保障！我们单位需要抽调两个人。”

“哦！”我松了口气，忽然又觉得不对，“你要去吗？现在这疫情……”

“我又没啥拖累，如果是前几天您住院的时候，我可能不

一定报名参加，本来想听听您的意见。”儿子停顿片刻，语气坚定，“刚才我的申请领导已经批准了。”

“好吧，去历练历练挺好。”我接受了儿子即将去西安参加为期一月的十四运会志愿服务保障工作的决定。

我时不时从后视镜瞄着儿子，忍不住自言自语般唠叨着同样的话：“出门了要勤快，手勤脚勤，别偷懒，眼里要有活儿；不能只顾自己，帮着大家提提行李啥的，还有，一定做好防护，注意安全……”儿子轻轻地点点头，表情淡然，似乎在想着他自己的心事，未来一个月的工作生活将会是怎样的？

车急速地向行政中心广场驶去，我们到达的还算早，儿子他们这一行人将乘坐医院急救车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渐渐下起雨来，儿子站在车队最后一辆车旁向前方张望着。看着急救车的标志和字样，我突然心潮涌动，有一种悲壮袭来：我这是送儿子出征吗！

我打开车门，顾不上打伞，

想直冲到儿子身边，再叮咛他几句。看到领队模样的男子快步走到最后这辆车门前，手里握着的应该是出征人员的名单吧，依稀听到儿子说：“我们组人员已经全部到齐！”“好！”领队对照名单快速做最后核对，然后返身跑着大声喊，“人员全部到齐，出发！”

我慌了神儿，赶忙回到驾驶室发动车子，盯着停在前面的急救车，透过车后窗看到儿子的背影，似乎心有灵犀。他知道妈妈的眼睛就在身后，费力地转过身，朝着窗外挥了挥手。我赶忙拿出手机，故作轻松：“出发了，一路顺利！保护好自己！”“好！”儿子秒回，然后又追加了一个笑脸的表情。

雨越下越大，挡风玻璃上雨刷刷地一遍遍地刮开雨幕，望着前车里儿子的背影，泪水“唰”地滑落下来，模糊了双眼，儿子从小到大都不算优秀，但我知道，待人细致入微的儿子一定会胜任这项工作的。

雨穿过路边低垂的树冠哗里啪啦打在车顶，我突然好后

悔，昨天竟然连顿送行的饺子都没给儿子包，想起同事的母亲在一个雨天的中午给同事送来饺子的情景，突然觉得，同为母亲的我怎么就做得如此不称职。想到昨天忙完工作，到家已经是晚上十点了，儿子房间的门闭着，行李箱立在房间门口，上面留了张字条：“妈妈，辛苦啦！早点休息！”

想到这些，心里愈发地自责和难过。一路开车，一路泪眼模糊……

晚上正在单位加班，收到儿子发来一张微信群的聊天截图，是儿子发到他们“十四运保障服务工作专班”群里的一首小诗：

一袭白袍赴长安，

为家为民无怨言。

前人功成今归去，

我辈亦能战前线。

突然觉得，儿子不再是妈妈眼中那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他已经是一个有责任心、敢担当、自立自强、奋发努力的有为青年。儿子是真的长大了，他是多么值得妈妈骄傲和自豪，我的心猛地震颤了一下，热泪盈眶……

回家

◎谢红江

听到岳父住院的消息，我周末急忙赶回县上探望。岳父躺在床上张着嘴大口呼气，面色苍白，双目微闭，身上连接着氧气管、胃肠减压管、尿管和心电监护等设备。看到他痛苦的表情，我心头涌起一种不好的预感，叮咛妻子一定要留心察看，随时准备好回家。

第二天，天还未亮，妻子便打来电话，急切地催我去医院。我一路上小跑赶到病房，很快救护车来了，我们合力将岳父抬上车，车子

在乡间原野一路奔驰，岳父回到了那个生他养他的村子，在自家炕头闭上了眼睛。

岳父患病已有五年，一直卧床不起，吃喝拉撒全在床上，一日三餐要家人喂食。严重的类风湿、糖尿病折磨得他四肢关节变形，大小腿背侧紧紧地曲在一起，双脚数处溃烂，好在家人照料精心，身子没有褥疮等压伤。半月前，岳父突然病情加重，持续发烧，不思饮食，在家中挂了十多天点滴不见好转便住进了

医院。其实，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只是没料想到会来得这么突然。

岳父是县上有名的老中医，他待人和蔼，视病人如亲人，工作认真负责，药到病除，深受乡亲们爱戴。早年我和岳父是同事，我常常看到他在诊室里忙碌的身影。他每天是第一个到岗的，病人常常把他围得水泄不通，除过上厕所，他一直在号脉、开方，直到送走最后一名患者，他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由于

常年劳累，岳父患上了严重的椎间盘突出，这也是他后期卧床不起的原因。

在那个缺少少穿的年代，他与岳母一起省吃俭用，辛劳一生，硬是把五个子女抚养成人。他相信知识能够改变命运，刻苦学习一生，十四岁起随他伯父取药学医，熟读医药经典，终于自学成才，成为山城响当当的名医。退休后发挥余热，给人诊病不取分文，他还爱上了书法、拳、剑，每天生活很是丰富，孰料后期病魔缠身，卧床不起。他为成千上万的乡亲祛除了病痛，但却无法治好自已的病，给我们留下了终生遗憾。

岳父大人，我永远想念您。

我闻见拐枣飘香

◎薛文捷

老家屋前的拐枣树是爷爷的父亲栽的。

听爷爷说，我小时候是个听话的孩子，不爱乱跑也不大说话。他干活的时候我能在地畔上坐一天，画满小圆圈让每只从脚下路过的蚂蚁都在里面打转，我则在蚂蚁的表演中获得喜悦和强者的满足。

羊在寻觅坡间拔节的槐树嫩芽，我看着羊粪从它的谷道先是一两个，随后便是一疙瘩一疙瘩挤出来。爷爷抽烟的时候就过来坐在我旁边。他说，我六七岁的时候已经能背得出百家姓，还说老远看上去我一双眼睛在雾色里活灵活现，没有一丝傻气。

我个子小胆子也小，小时候挨过无数次打，并不是我记吃不记打，只是那些于我如同泡沫。但至今不忘爷爷那巴掌。我在寄宿学校总是睡不好，宿舍是一间闲置不用的教室，中间留有过的通道，通道两边紧挨着摆满了双层架子床，我在半盘暗淡的月光下看到一张张沉睡的小脸，我知道和我同住的有全班27个男生，而且我的老师熄灯前的那趟巡查是最后一次。有天晚上我从宿舍窗户钻了出去，几乎感觉不到疲惫，十几里的路程我能一直跑下去。九月份时爷爷总会搬到地里为看守猕猴桃而搭建的小屋过夜，也不会整晚睡觉，听到一些响动就要起身下去转转。地里蚊子多，长虫、螳螂也多，都怕烟，他便一锅一锅吸起了旱烟。我和他睡地里的时他总是一口一口给我身上吐烟。我跑得越快，嗅到的旱烟味便越浓。我推开小屋的门时爷爷正靠着窗框吸烟呢，他反应不快，头转向我时烟圈还在半空中，过了一会才问，你怎么这会跑来了？我踢掉鞋便蹿上床，对爷爷说我是偷着跑出来的，因为在学校我害怕睡不着。爷爷扔下烟锅抡起胳膊扇了我一个耳光，此前他从未对我发过脾气，更没有打过我，我不知是害怕还是委屈，一个劲流眼泪，隐约听到的是他失望的自语。我止住哭的时候，才听清一句话：男娃要有男娃的样子。此后，我再也没让自己挨过一巴掌。

也许是因为这个缘由，后来每逢别人问我谁是影响我最大的人，我总是暗想：知道我是男子汉的人。

这些话我应该早点说出来，我错过了很多次机会。不知怎的，恰到好处时总是姗姗来迟，我就这样错过了所有的机会。

老家的屋子早已废弃，新屋前没有拐枣，父亲栽的是柿树，他告诉我柿子要比拐枣甜得多，他没有骗我，但我念的是那口拐枣香和拐枣树下吸旱烟的人。

出去看了我的小板，大家一齐大笑起来。

儿时的时光是多么悠闲、快乐呀。我时常梦见奶奶，我知道，我是在想念那些美好的时光；我也知道，我更应珍惜人生的美好，努力地过自己心中向往的生活。

梦中的奶奶

◎吕锋

奶奶辞世已近四十年，我时常想念她，也经常梦见她，她每次都不说话，微笑着，如同在世时一般。

奶奶是西安市临潼区斜口镇柳树村人，嫁到离家只有几里地的爷爷家，为躲避战祸，我们举家迁到了西府的眉县，落脚在这渭河的支流霸王河的西岸。小时候听奶奶说得最多的事就是旱灾荒年人们是如何遭饥荒之苦的，所以奶奶十分节俭，最厌恶浪费粮食的行为，看到有谁糟蹋食物，她都会说教一番。

那时候人们的生活节奏似乎很慢，老年人经常喜欢在一起扎堆聊天。我常看见一些奶奶或阿姨在一起聊得很高兴，时而低头窃窃私语，时而仰头捧腹大笑，觉得大人们很有趣。可是这种场合很少见奶奶，后来她说，聊天容易议论别人的长短是非，她不喜欢。但是如果邻居做了诸如孝顺、助人一类的善事，她倒是逢人就夸，在家里也常称赞。

我奶奶姐弟俩人，姐弟感情甚深。临潼到眉县，东府到西府，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舅舅爷每年都要来看望他的

姐姐，一来能住十几天，姐弟俩似乎有说不完的话。或我们家有什么大点的事，比如修房子、收麦子，舅爷爷都会赶来帮忙。他常来眉县，和我家邻居都很熟悉，这些邻居当中有不少是当年随爷爷奶奶一起从临潼老家搬来的。舅爷爷来我们家，我们都很高兴，像过节一样，他很幽默，我们孙子辈都很爱他。舅爷爷见父母管我们兄妹学习很严厉，就疼惜地给奶奶说：“都想成事，谁抬轿呀？差不多就对了。”奶奶却说：“他们吕家的门风就是这。”因为贪玩不认真学习，父母常责骂我们，奶奶从未干预过。虽然我们后来都学而未成，在普普通通的岗位上工作，但是仍能坚持阅读学习，也算是保留了一个好家风吧。

我上小学五年级时，一次去同学家玩，见同学家小院里种了几种花，诸如仙人掌、仙人指、太阳花、大丽菊、雏菊、凤仙花等，我很喜欢，问同学要了小苗和种子拿回家，神秘又迅速地在我家厨房对面挖了约两平方米的地方，认真地用小铲子翻了土，把花种下去，折了一些小竹子围了一圈篱笆墙，把小花园护



起来，觉得这样小鸡小狗就不会进去搞破坏了。最后还在篱笆墙上挂了一块小纸板，歪歪扭扭地写了“闲人免进”四个字，自觉好笑。过了一天，全家吃饭时奶奶笑得合不拢嘴说：“这个小园子就防我一人，咱们家就我一个闲人哪。”父母愕然，看我，又